

现代文论与美学论丛

中国文化精神的审美维度

Zhongguo Wenhua Jingshen De Shenmei Weidu

宗白华美学思想简论

胡继华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现代文论与美学论丛

中国文化精神的审美维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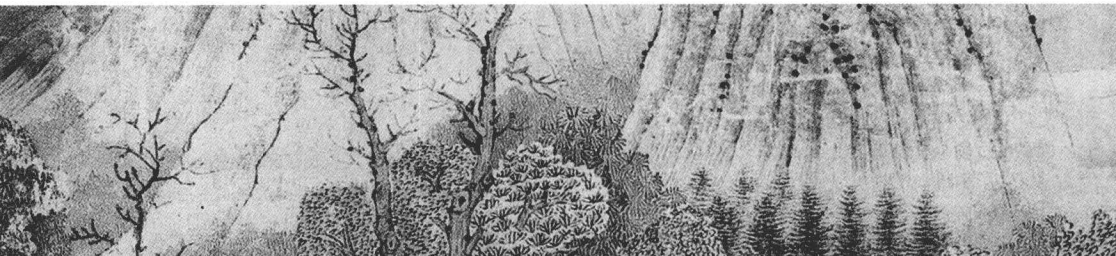
Zhongguo Wenhua Jingshen De Shenmei Weidu

宗白华美学思想简论

胡继华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精神的审美维度:宗白华美学思想简论/胡继华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

(现代文论与美学论丛)

ISBN 978-7-301-16012-1

I. 中… II. 胡… III. 宗白华(1897—1986)—美学思想—研究 IV. B83-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7718 号

书 名: 中国文化精神的审美维度——宗白华美学思想简论

著作责任者: 胡继华 著

责任编辑: 田 炜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6012-1/I · 216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s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19.25 印张 303 千字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现代文论与美学论丛》总序

本丛书记录下我和一群年轻同仁的一次难忘的中国现代学之旅：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协力对中国现代文学、文论与美学传统作了一次新的探究。说到传统，人们总会不假思索地以为那只是指类似于“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古代时光，而忽略“别求新声于异邦”的现代，仿佛唯有古代才配称为传统。对置身当代的我们来说，苏轼的“气自华”固然有其不容忽视的回瞥意味，但鲁迅的“求新声”却不能不说正是中国现代历史现场的真实写照。实际上，晚清以来国人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中变法自强、实施启蒙乃至燃烧革命烈火的历史，已经和正在成为中国传统，准确地说是中国现代性传统。在一次新的探究之旅中重新回望作为中国现代性传统之一方面的中国现代文学、文论与美学传统，恰是我们的初衷所在。

从中国现代学视野去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文学、文论与美学传统，是我经多年摸索后找到的一个研究方向。在我看来，中国现代学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化传统的学问，是中国人对中国现代性文化的研究。与有关中国古代文化的“国学”不同，也与外国学者从事的有关中国问题的“汉学”（Sinology）或“中国学”（Chinese Studies）不同，中国现代学主要研究百余年来中国文化现代性传统的发生、发展、演变及其对当代社会的意义。从中国现代学视野考察中国现代文学、文论和美学，可以更准确而深入地揭示中国文学现代性、文论现代性及审美现代性的面貌及其意义。本丛书旨在对中国现代文化传统与文论特色展开研究，即在中国现代学视野中重新考察中国现代文学、文论与美学，着重发掘中国现代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学和文论之间的互动关系。

这里选取中国现代学这一特定视角，正是企望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和创新。从中国现代学视野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文学与文论，有可能更充分地认

识中国现代传统的文化身份和积极意义。传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始终处于现实状况的选择与熔铸中。中国传统是基于现实需要并在现实中重新创造的由过去传承的符号表意系统。这种传统既有古典性传统,也有现代性传统,两者共同构成我们当今所身处其中的中国传统结构。应当在继续充分尊重和弘扬中国古典性传统的现代意义的前提下,纠正那种只强调古典性传统而忽视或轻视中国现代性传统的偏颇,跨越传统仅限于摒弃古典性传统的成见,充分认识到中国现代性传统是中国文化传统整体的一种新形态,是与古典性传统不同但却同样伟大的新传统,需要积极予以承认并加以认真研究。这种承认和研究,对于正在持续展开的中国现代性进程和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化传统建设及中国文化的个性伸张,都应具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本丛书拟重点考察一些有代表性的现代作家、理论家、批评家及美学家或相关问题,着力探测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论传统的积极价值,以便在当前新世纪语境中重新认识中国文学和文论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并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势作新的观照。同时,运用中国现代学视野去重新观照中国现代文学、文论与美学状况,可以揭示以往被忽略的新问题、新现象及其意义,从而为理论探索带来新的拓展空间。

本丛书的主要目的在于:在已从事的关于中国现代性体验和现代性诗学研究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新的开拓。这具体表现为在中国现代学视野中考察如下相关问题:中国现代性的特征、颜面、类型;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特征、类型等;中国现代文化传统新视野中的文论现代性研究,包括文论现代性的发生、演变、特征、类型等;中国现代学新视野中的现代重要作家、文论家、批评家、美学家研究。

纳入本丛书的六种著作各有其研究重心和特色:

胡继华的《中国文化精神的审美维度——宗白华美学思想简论》尝试从“文化精神”角度考察宗白华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美学研究,把宗白华的美学沉思与中国文化复兴事业结合起来加以观照,得出这种美学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审美维度的建构的新结论。该书进而发掘出这位美学家对于作为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象征物”的“节奏”的基本含义,探究其文化根源,揭示宗白华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的独特地位及其历史局限性。

周志强的《汉语形象中的现代文人自我——汪曾祺后期小说语言研究》把汪曾祺短篇小说同中国文学文体的现代性联系起来考察,为汪曾祺重新定位。这部书从分析汪曾祺小说语言入手,探讨“文”的文体意识在汪曾祺小说中的具体体现,以此分析短篇小说的文体功能及其不同意义,进而总结中国短篇小说文体的分化与变迁。书中有关“现代韵白”与现代汉语形象建构的分析,尤其体现了著者独到的艺术发现。

梁刚的《理想人格的追寻——论批评家李长之》引人注目地提出李长之是 20 世纪中国最富于独创性及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的新观点,足以令人对这位一度被遗忘和忽略的大批评家刮目相看。该书以理想人格为焦点,去透视李长之在美学批评、文化批评、文学批评和画论批评诸领域的骄人实绩,其分析的重点在文学批评这个李长之最擅长和成就最大的领域,他如何把时代文化精神的重构、作家审美人格的探究以及文学本文语言的诗意分析有机结合起来。对渴望成为文学批评家的年轻朋友,这显然是一部及时的书。

何浩的《价值的中间物——论鲁迅生存叙事的政治修辞》对鲁迅的“中间物”及其革命做了研究,从鲁迅的文学世界来反思中国文学现代性传统诸问题,可谓独出心裁、别开生面,在鲁迅研究上堪称一次大胆的创新。该书的重点不在文学史料的新发现,而在突破现有鲁迅研究范式及权威话语,在思想史层面上重新发掘出被遗忘的鲁迅对现代中国人生存意义新维度的独特建构。鉴于鲁迅对中国文学现代性传统的重要性,这里重新考察鲁迅和他的“中间物”意识,有助于把握中国文学现代性传统的内涵,具有一种先锋的开拓性作用。

石天强的《断裂地带的精神流亡——路遥的文学实践及其文化意义》把路遥置于断裂地带的精神流亡这一新坐标上,更清晰地凸显其在中国现代性传统中的独特价值。该书的主要切入点在空间、身份、形象三个不同视阈,具有突出的解析能力与文化意义,由此呈现出作家及其身份认同的焦虑与小说文本中个体命运的悲剧性,有助于反思中华民族现代性进程中农村和农民的焦虑和困境。

我的《中国现代学引论——现代文学的文化维度》是一部有关中国现代学问题的专论。从标举第三种现代思风入手,提出中国现代学这一独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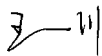
学科构想,规定了它的反构型学思性质,由此出发对中国现代性的特征、颜面、景观和品格作了探索,得出中国现代性是一种后古典远缘杂种文化这一新结论。全书主要结合文学个案展开论述,回放出中国现代性的丰富景观,对相关的革命主义、审美主义、文化主义、先锋主义、拿来主义等种种思潮作了评析,还对近期有关文学个案如王朔和铁凝做了阐释。

这套丛书只是中国现代学旅程的一次处子航,因而欠缺经验、行色匆匆在所难免,期待方家指正。

在筹划与写作多年的这套丛书即将出版之际,我首先要向我的五位合作伙伴表示感谢,他们是胡继华教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周志强副教授(南开大学)、梁刚副教授(北京邮电大学)、何浩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石天强副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胡疆锋博士协助我做了相关组织工作,同时向他致谢。

本丛书属于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建设”(项目批准号为 05JZD00028)成果暨北京师范大学 985 工程第二期长江学者科研项目成果。在此谨向教育部社科司领导、北京师范大学校领导和文学院领导一并致谢。

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史哲图书事业部张凤珠主任本着对这次学术探究之旅的热忱,给予我们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谨向她和相关社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9 年 5 月 1 日序于北京林莘西里

目 录

《现代文论与美学论丛》总序	(1)
---------------------	-----

引言:从“文化精神”出发的美学思考	(1)
-------------------------	-----

第一章 探索文化精神的基本象征

——宗白华美学概览	(20)
一、文化与文化精神概念	(20)
二、现代语境危机和文化精神问题	(28)
三、文化精神的审美建构	(37)
四、宗白华文化精神的审美建构活动扫描	(44)

第二章 中国文化精神的呈现状态

——宗白华的“气韵”论	(80)
一、阐释“气韵”的现代背景	(80)
二、“气韵生动”古今说	(86)
三、从生命哲学视角阐释“气韵”	(89)
四、气韵的含义:生命节奏	(92)
五、中国文化精神的呈现状态	(96)
六、正在衰微的“余蕴”?	(101)

第三章 中国文化精神的艺术表现

——宗白华“意境”论	(111)
一、宗白华如何使用“意境”?	(111)
二、宗白华探索意境的精神动因	(114)
三、“灵境”:“意境特构”的精神方面	(120)
四、乐境与舞境:“意境特构”的生命方面	(131)
五、行进在转化之中的“意境”	(146)

第四章 中国文化精神的个体生命呈现

——宗白华的“人格”论	(159)
一、意境与人格的关系	(159)
二、人格建构:中国现代美学的一项使命	(162)
三、“超人入世”和“小己人格”:生命形象设计的蓝图	(164)
四、歌德的人格:生命本体的象征	(168)
五、“晋人的美”:理想人格的标本	(171)
六、审美人格的限度:精神乌托邦	(182)

第五章 中国文化精神的道德状态

——宗白华美学的“同情”论	(190)
一、现代文化历史情境中精神结构的激变	(190)
二、宗白华个人体验的特征	(196)
三、同情作为艺术生活的本质	(200)
四、同情作为审美的基本姿态	(205)
五、博爱的人生境界	(209)
六、微弱的救世精神和审美乌托邦	(213)

第六章 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象征

——宗白华的“节奏”论	(222)
一、“节奏”的一般含义和宗白华对“节奏”的运用	(222)
二、现代诗学语境中的“节奏”概念和 宗白华可能受到的影响	(229)
三、宗白华“节奏”的基本含义:“生生条理”	(237)
四、“节奏论”的基本维度	(242)
五、“节奏论”美学给予中国现代美学的新质和它的不足	(265)

结语:中国现代文化精神的一朵奇葩

一、宗白华的美学沉思在中国现代文化发展中的意义	(279)
二、宗白华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282)
三、宗白华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285)

主要参考文献

后 记

引言:从“文化精神”出发的美学思考

宗白华(1897—1986),无疑是20世纪中国重要的美学思想家之一。学术界习惯上将他与另一位美学家——朱光潜相提并论,称他们为“美学的双峰”,认为他们乃是继清末民初的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之后现代中国的第二代美学家的代表^[1]。

的确,浸润五四黎明时代新潮、又深受中国古典文化影响的宗白华先生,从他的时代现实的生存体验出发,展开了自己独特的美学思考,奉献了一套富有个性的美学言述方式。一方面,他向正在远离我们而去的时代及其灿烂的遗影投去深情的瞥视,毕生“笃情于艺境”的探索;另一方面,他又“借别人的镜子照自己的面孔”,置身在中西文化汇通语境中,通过审美体验和艺术境界的探求,努力解决他的时代特有的文化难题。那么,21世纪初的今天,当我们再回放现代美学传统的形成时,应如何重新评价宗白华的美学探索呢?

我个人感到,他对中国文化精神及其象征物的美学思索具有一种特殊的重要意义。而且,他一心以文化精神为念的美学探索,不仅清楚地契合于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趋势,而且实实在在地推动了这种转型。所以,从现代文化精神的建构这一角度来透视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探索,实质上是“盘点”清理现代中国文化传统。尽管这项工作十分艰巨,却是十分迫切的。

平心而论,与五四时代那些呼风唤雨、大气磅礴的知识精英如陈独秀、胡适等人相比,宗白华的身影算不得特别伟岸,反而是更多了一份仆仆风尘和疲惫。与那些著作等身的学者相比,宗白华的著述显得数量单薄、体系零碎。他一生总共留下的文字(包括译著在内)也只有区区200万字。尽管宗白华在哲学、美学和文化领域里持续探索了半个多世纪,并在40年代就已蜚声学界,但即使是在著述最多、思想特色鲜明的40年代,他的声音也显

得是那么微弱。非常富有戏剧性而又意味深长的是,差不多是在 40 年后,宗白华的美学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在知识殿堂的莘莘学子之间忽然亮丽起来,出现了一种思想隔世呈现的独特景观。

那是 1979 年以后的事了。当时,中国从长达十年的专制政治与文化蒙昧中艰难地松动出来,就出现了四川艺术家程丛林的油画《1978 年夏夜——身旁我感到民族在渴望》中的动人图景,从穷困山村和喧闹厂矿走来的无数莘莘学子,一下子集聚于知识的殿堂,他们对知识的崇拜象征着一个民族的渴望。在“民族在渴望”的氛围中,“美学热”悄然如一道暖流抚慰着曾经寒凝的中国大地。“美学”(aesthetics)这一渊源于西方 18 世纪、代表着西方呼唤“感性完善”、肯定生命价值的人文学科,早在清末民初就由王国维、蔡元培等思想家携入汉语语境,而展开了现代中国的美学构思,这一构思支配着现代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想象。在 80 年代,“美学”竟成热流,跃升显学之列。从 1979 年开始,《美学》、《美学论丛》、《美育》、《美学新潮》、《外国美学》等大型学术刊物相继创刊,《美学概论》、《美学论集》、《谈美书简》、《美的历程》等学术专著和论文集不断出版。分别在 30 年代、40 年代成名的朱光潜、蔡仪,在 50 年代美学论争中出名的李泽厚、高尔泰,都在这次美学热潮中再度复出。以诗意的方式启蒙,以美学去完成清除文化专制遗毒,以文学来担当开启民志的使命,正是 80 年代中国的时代精神(zeitgeist)。除了他们之外,还涌现了一大批中、青年美学学者。一位青年学者追忆了当年第一次全国美学大会召开之际,美学家应邀赴四川大学讲学时的情景:“千人大厅座无虚席直至饱和,群情振奋,如春潮涌动。”^[2]真是“春潮涌动”啊!这股热流很快从大学波及全民,“美学”不仅成为一个时代人是否接受了启蒙的标志,而且还成为日常生活和实用行业领潮时尚的符码,喜欢梦想的青年男女钟情“美学”自不待言,像理发店、饭馆都挂起了“美学”的招牌。就是在这样一种以大学为中心而波及全民的涌动春潮中,就是在“诗意启蒙”的时代氛围中,宗白华的美学再度出场,亮丽地进入了人们的学术视野。

1981 年,高龄八十有四的宗白华,平生第一部著作,准确地说是第一部论文集《美学散步》终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全书由他在 1949 年前后写作的 22 篇文章组成,大约 20 万字。第一版印行 8 万至 11 万多册,很

快销售一空。首先是那些置身于美学热潮中的满腔热情的青年美学爱好者,尤其是那些在知识的海洋如饥似渴地吸吮养料的大学生,他们从宗白华的那些流荡着乐意舞韵的文字中,直接感受到他那种诗化的思想节奏,再从他的文与思中接触到了一个超迈、潇洒、从容而又一往情深的心灵。那是一种多么特异的感受啊!经历“文革”之间的离乱、饱受文化专制摧残、到那时依然惊魂未定的心灵,人们读着这么一些文字,不啻是浪迹沙漠的远行人幸运地喝到了一口清醇的泉水。而且,那些青年学子在宗白华的文章中还得到了一种与教科书、与课堂上所接触到的知识不太一样的东西——那种单刀直入、舍弃逻辑推理的直觉体验,那种通过直觉所抓取、由心灵所享受的生命节奏感,那种弥漫灵府、涵养心灵的音乐化的空间境界。人们好像突然领悟到,理论真的不是灰色的,而是浸润着生命的深挚浓情,并且“玩”起来是那么轻松!

可是,20世纪已经渐行渐远。时过境迁,当我们回首这荡漾于80年代、滋养一代学子之心的美学春潮,以及其中人们对宗白华的认识的时候,我们要问:书也出了,也叫卖了,也有人如醉如痴地读了,书的作者也获得了空前的盛誉,宗白华在学界几十年的“寂寞”真的一下子改变了吗?换句话说,这种表层热闹的畅然景观,果真是对宗白华半个多世纪的孤怀默运、上下求索的回报?还让我们看看当时引领美学潮流的著名学者李泽厚对宗白华《美学散步》的印象式评论吧。至少,他的说法给当时的青年美学爱好者理解宗白华提供了一个“导读”。

李泽厚学出北京大学,又在50年代立一家之说,他的言论在当时自然就具有相当分量。在给宗白华《美学散步》所写的序言中,他以富于感动力量的文字写下了有关宗白华美学特色的评论。他的评论可归结为三点:第一,宗白华谈话和写文章的特色之一是“带着情感感受的直接把握”。第二,他自然而然地把宗白华和朱光潜相提并论,进行比较:

朱先生的文章和思维方式是推理的,宗先生却是抒情的;朱先生偏于文学,宗先生偏于艺术;朱先生是近代的、西方的、科学的,宗先生更是古典的、中国的、艺术的;朱先生是学者,宗先生是诗人。^[3]

第三,他断言,宗先生“以诗人的敏锐,以近代人的感受,直观式地牢牢把握

和强调了”中国美学的“精英和灵魂”。这是以严谨规范的逻辑形式第一次出现的对宗白华学术思想的评论^[4]。在这之前,许多人包括宗白华先生的同人或学生对他的做人风格、处世风度做出了一些概括,比如说他“极得静中之趣”(艺术家常任侠语),说他有“陶渊明的风格”(哲学家熊伟语),说他“出污泥而不染”(英国文学家范存忠语),说他“逍遥”(美学家朱光潜语),但这些说法均没有涉及宗白华的美学思想体系^[5]。李泽厚的三项评论,可说是开风气之先,尝试对宗白华的思想方式、学术定位和学术业绩做出评判,对宗白华研究具有开创的意义。让我们对李泽厚的这三项评论进行一些分析。

李泽厚的第一个观点,即宗白华的思维和写作的风格是“带着情感感受的直观把握”,的确抓住了特征。每一个读过宗白华文章的人都会对他的思想直截性和穿透力感到惊奇,他的那种“行神如空”、“行气如虹”的诗化语言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的第二个观点是在朱和宗两位美学家之间进行对比,从而深化对他们的美学特征的理解,来把握他们的学术贡献。然而,他却因思想资源的局限而陷入到“西方/中国”、“现代/古典”、“科学/诗歌或艺术”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之中,硬性在两个极端之间为两位现代中国的美学家定位。其实,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朱、宗二人都是沐浴在现代中国的晨曦中成长起来的学兼中外的学者,同样受到西潮的洗礼和古典的浸润。不错,朱先生早期研究过现代心理科学,但他也心仪晋人陶渊明的诗和人生,对中国古代礼乐文化中的“和谐与秩序”尤为厚爱。反过来也不错,宗先生毕生笃情于中国艺术境界的求索,对魏晋风度所体现的详情韵致投去了欣赏的目光,但他也对近代人生的悲壮剧、对大都市的力的姿态有非常敏锐的感受,而他对晋人之美的礼赞又表露出他对僵化的禁锢人生的虚伪礼教有一种强烈的反抗愿望。能不能将二位美学家判然两别,一个归于“近代”、一个归于“古典”,一个归于“西方”,一个归于“中国”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其实,李泽厚心里也并非认为完全如此!在《序》中,他也指出,宗白华的诗歌传达了五四一代人心中的“时代音调”。但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宗白华毕生的学术研究一直保持了“时代音调”。他说过,要与“文化生命同向前进”,更要“在现实生活的体验中表达出时代的精神节奏”^[6]。可是,李泽厚用的是对比的修辞术,使人们对他这第二个判断印象

更深,这就诱导人们把朱光潜当做“西方的”、“近代的”学人来解读,而把宗白华当做“中国的”、“古典的”典型来理解。无形当中,由于李泽厚在当时的显著影响,这“西方、近代”/“中国、古典”二分法成为一种定位现代美学家的模式,在很长时间影响着对宗白华的评价。而且,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所能看到的有关宗白华的材料极为有限,对宗白华的认识和评价很长时间被囿于这样的观察视角之中。李泽厚的第三个观点对我们来说,确实富有启发作用。他断言,宗白华直观地把握了“中国美学的精英和灵魂”。当时,李泽厚正在考虑中国思想史问题,撰写《美的历程》,尝试探索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他认为,中国美学的灵魂是: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儒家精神、以对待人生的审美态度为特色的庄子哲学,以及并不否认生命的中国佛学——禅宗,加上屈原传统……^[7]

这些说法在他的著作中一再被强化,并作为刘纲纪和他合写的《中国美学史》(一、二卷)的核心观念及作为叙述中国古代审美历程的基本构架。这种后来被概括为中国美学“四大主干”的观念,是李对于中国美学精神的把握,在当时的情形下,也只是一种把握而已!^[8]他的说法的是非,不在本书的范围内。但可以肯定,他所说的“中国美学的灵魂”与我们将着重探讨的宗白华理论中的“中国文化精神”有相通之处,但也有重大的差异。宗白华在40年代所建构起来的那种节奏化的艺术空间、往返回旋的审美方式等,都是中国文化精神的象征,而其核心是“生生条理”的生命节奏。宗白华的探索及其结论都比较具体。无论怎么说,中国美学的灵魂和中国文化的精神,对于现代中国至关重要,即使到了我们今天生活的21世纪,这些问题也都不能说已经尘埃落定,已经圆满解决。这也是我们力图通过以宗白华为个案、认真思考20世纪美学遗产所特别感兴趣的问题。在当今世界出现的“文化转向”的学术走势中,宗白华的一些想法应能给我们以启迪。

1981年,宗白华的《美学的散步》论文集由台湾学者林贤次编就、由洪范书店出版,著名诗人、学者杨牧作序。他在序中从宗白华在感受、读书、思考和写作方面与其同时代人相比更富于敏感和灵气的特征入手,着重分析了宗白华“意境三层说”与其西方文学艺术观的关系。在《中国艺术意境之

诞生》中,宗白华引蔡小石《拜石山房词》和江顺诒对之的评点,论说了艺术意境之“气胜”、“情胜”和“格胜”的三个境层,并指出西方艺术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象征主义与表现主义和后期印象派分别对应于意境的“气”、“情”、“格”三层^[9]。对此,杨牧结合宗白华的歌德论做了颇有深意的发挥。他指出,歌德笔下殉美的少年维特,由希腊悲剧脱胎而来的伊菲格尼,以及将小我推及大我并象征着欧洲近代文化灵魂的浮士德,分别对应于“情胜”、“气胜”和“格胜”三个层次。通过这一番细致的比照,杨牧谈到了他对宗白华的总体理解,他说:

要认识宗白华,体会他的诗,或是了解他的美学,我们必须先感受他的感受,了解他心目中的欧洲传统,尤其是歌德在那传统所代表的特殊地位。宗白华以丰富的回顾古典学业为基础,深入探索欧洲文学的神髓,继而反射追寻中国文化的精华,能在清澄通明的思维中,毫无保留地为传统文学点出诠释的燭火……宗白华固然有他不可避免的学术偏好和时代限制,但他能在举世滔滔中,一方面力言诗画异同,并非“蓝田烟雨图”而已,向固定陈腐的趣味挑战,又认为“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艺术空间”,为“晋人的美”提倡新面貌新领悟,则其信心多来自他对于德国文学传统,乃至欧洲艺术灵魂的把握……^[10]

这种说法没有笼统地说宗白华属于古典或现代,而是把评论对象置放在古典中国与西方文化、特别是德国文学传统的交汇中,经过细致的具体的比较,而得出了宗白华的探索把握了欧洲艺术灵魂,进而反射追寻中国文化精神的看法。杨牧的这个论断实际上把握了中国古典美学与西方近代文化在宗白华的学术思想中的融贯这一现象,为定位宗白华的思想提示了一条有益的思路,还敏锐地触及了中国古典美学的现代转型问题。

尽管当时海峡两岸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下,学者们没有可能展开广泛的对话,但内地也不乏有识之士。他们越来越不满足于李泽厚以“古典的中国的”这一笼统说法为宗白华的学术思想所做的定位。亲炙过宗白华教诲的美学家刘纲纪认为,德国美学对中国美学从“古代形态”到“近代形态”的转变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宗白华在促进中国与德国美学互相融通和推进中国美学的转化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刘特别注意到宗白华关于歌

德与中国文化精神异同的见解。第一,刘认为宗白华对歌德的赞美表现了中国文化与德国文化之间的相似性与亲和力。宗白华赞赏歌德所象征的西方近代文化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刘纲纪马上接着说,这种赞美表现了中国心灵与德国心灵的共鸣。因为,“自强不息”正是《易传》中明确表述、并广泛地播散在中国哲学经典中的思想。同时,宗白华所理解的“自强不息”的精神,还有反抗一切传统政治束缚和人为礼法的含义。宗白华赞美这一精神显然与五四时代个性解放的精神差合符节。最后,歌德崇尚真实的生命,肯定纯洁生活的价值,热爱自然。这也与中国的儒道两家所主张的与自然合一的思想相通,德国心灵似乎也确实富有东方神韵^[11]。刘纲纪总结说,通过宗白华对歌德的解释,我们可以更具体地了解中德美学之间的“交融过程”,而这一“交融过程”表明“中德思想文化有一种内在的亲和力”^[12]。第二,刘纲纪认为宗白华不仅敏锐地抓住了歌德所代表的德国思想与中国思想之间相通的地方,而且也看出了歌德思想与中国思想之间的扞格。宗白华确实指出过,中国精神及其艺术表现中缺少了对悲剧、对人生的矛盾、世界的广大纠纷的表现,中国艺术拒绝和闪躲了悲剧精神,中国精神的“浓挚的和谐圆满的愿望”淹没了悲剧^[13]。刘纲纪根据这一点,认为宗白华没有忽略中国文化精神与西方近代精神的区别,而且宗白华还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某些方面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把刘纲纪的这两个论点综合起来看,他乃是持论中西美学的汇通,并从这种汇通的角度来评价宗白华的探索和贡献。但是,我们要指出,宗白华所说的中国思想或中国精神远不只是“自强不息”,他还说到了“和谐”、“节奏”与“条理”。

刘纲纪的看法在学术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特别是 80 年代的“美学热”退潮之后,许多学者开始冷静地思考中国美学及其相关的文化传统,自然就把目光转向了现代中国美学的第一、二代开拓者。学术界越来越明确达成了这么一种共识,即现代中国美学实际上乃是中国与西方思想相互对话和融通而发生的古典向现代的转型之产物。从这一历史的眼光、融通的视野和转型的意识来看 20 世纪的美学家,则根本不能简单地运用“古典中国”/“现代或近代西方”这样的模式来评价他们的学术活动。值得注意的是,一批富于探索精神、具备较广阔的文化视野而又有更新了知识结构的青年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非常有意义的、富有新意的探讨。他们曾经沐浴在

80年代“诗意启蒙”的欢快流波中,浸润着自由意识,在一定意义上还受到了宗白华思想的哺育。到了他们冷静地思考先辈的学术与人生的时候,他们尝试用新的理论工具来揭示宗白华美学思想的现代意义。比如,有一位从比较传统的“逻辑与历史”解释模式出发来论证中国美学转型的学者,就看到了宗白华的思想中吸取了五四时代的个人主义的情感骚动和浪漫主义的蓬勃激情,从而得出了一个坚定的结论:宗白华的美学,“意境”学说决非古典美学的延伸,而是获得了现代意义^[14]。比如,有的学者追溯宗白华那种强调直觉体验的美学之中西渊源时,通过精细的梳理和充分的论证,得出结论说宗白华的美学乃是一种“现代感兴论美学”而属于中国现代文化新传统,是“中国古典感兴论美学(体验美学)与19、20世纪德国体验美学”在现代中国发生融合的结果^[15]。再比如,有的学者特别注意到宗白华美学中突出的人生哲学意味,而力求把他的思想放在现代中国的历史情境中去评价其意义,认为宗白华先生“开出文化精神的新境界”,从而为人的灵魂寻求一条“安顿之路”^[16]。到了20世纪末,一位专攻比较文学的博士在他的学位论文中论证宗白华和德国美学思想的共同思路是“以审美的方式来回答乃至解决生命的意义和人性的危机等”现代问题^[17]。坚持从朱光潜和宗白华“接着讲”的中国美学史专家叶朗先生强调:“在宗白华身上,同样地反映了西方美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趋势,反映了中国近代以来寻求中西美学融合的趋势。”^[18]上述观点都十分富有启发意义,也敦促我们重新思考现代中国的美学探索,设定合适的问题框架,透视古典向现代转化的美学及其负载的精神资源。至于中国与西方精神到底如何融通,宗白华究竟如何吸纳西方思想资源推进中国美学从古典到现代转化,还很有必要再度沉潜于20世纪初中国现代变革潮流中去,回放30—40年代中国的民族危机境遇,从而深入探讨宗白华探索的问题意识及其思想的内在机制,以便推进这些问题的解决、深化对现代中国美学历史的理解。

一旦涉及中国与西方的融合、古典向现代的转型,就无法回避“现代性”问题。在这一方面,刘小枫在现代性社会学的视野中对于宗白华的观察和评价大大地开拓了现代思想史研究的视界。1986年,宗白华仙逝一年之后,刘小枫以追怀的情调写了一篇学术随笔,对宗白华的人生和学术展开了漫议^[19]。他从未名湖畔散步的老人这一形象联想和引申开来,谈到宗白